



活著，就要成长 陈宏绽放的生命之光

刘学慧/文 香海文化、蔡荣丰/图片提供



一名热爱生命、热爱工作的资深新闻工作者，却因为一场病，最后只剩下眼皮能动。今年 74 岁的陈宏，没有被病魔给打倒。他仍然用一双眼睛和亲友谈笑风生，用眼睛写出生命文章。

他是一个奇迹、一个典范。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学到坚毅和乐观，我们懂得感恩和珍惜。有了他，我们才知道，纵然人生的道路有崎岖，我们都没有权利抱怨和放弃……

《普门》杂志有这份荣幸，访问陈老师和陈夫人刘学慧老师。以下是刘老师亲笔撰文，我们保留了这一份笔触间的感动，与所有读者分享。

陈老师患上的是运动神经元

疾病(Moter Neuron Disease，简称 MND)，俗称渐冻人。这是一种进行式的神经退化疾病，类型很多，其中最常见的占 80%，陈老师所患的即属此种，全名为「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」，简称 ALS。

记得那是 1998 年 4 月，我和陈宏一起到美国奥斯汀，参加小儿子大谋取得博士的毕业典礼，之后同游景点，陈宏发觉走路总是跟不上我们，当时我还笑他：「都是你不爱运动，我看你是该减肥了。」

学佛是生命的动力

回台湾后，他渐感腿部使不上劲，上楼梯时得用手扶着扶手。以前他看到孩子们依着扶手上下楼梯，都会立刻纠正：「自己能走，不要依赖别人。」如今，却是他自己要用扶手了。

从左腿使不上劲开始，延伸到右腿，之后左手、右手。其助行器也由手杖，到“门”型助型器、轮椅，最后因呼吸衰竭，由救护车送医院急救，到今年 4 月 5 日住院满 5 年。

发病之初，陈宏完全不见客，在加护病房那五十多天里，连他疼爱的小孙女也拒绝，他说：「不让孩子们看到爷爷这个难看的样子」。

转到普通病房后，好友漫画协会理事长唐健风不时到病房来看陈宏，他总是要我

们转告——「不见」。唐老师说：「没关系，你们不要管我，我坐坐就走。」

多次后，陈宏终于被友情感动。

后来唐老师和好友张澄子老师等，热心的协助陈宏，将其原任《大华晚报》主笔时，所发表文稿整理成 8 本书，编成《陈宏文存》。

昔日的学生，现为国际知名摄影家蔡荣丰，约了同学三番两次来病房看他，陈宏就是不见他，荣丰要我转告陈宏：「老师不见我没关系，可是我拍了些作品，想听听老师的意见。」陈宏哭了，我也泪眼模糊，后来师生们也见面了。

我想，陈宏从拒绝到接受，影响最大的是学佛的彻悟，其次是亲友们的温情感动，如今更有识与不识的朋友们的鼓励与关怀，是他吃力的眨动双眼写下去，活出来的动力。

注音板拼出奇迹

陈老师生于战乱，少小离家，寄人篱下的他，有着坚强的毅力与耐力，自制力及记忆力特强，困苦的环境培养了他细心、关怀人的特质。

回想发病之初，他在加护病房，嘴里插了管子，口不能言，食不能咽，那时他双手还能动，我们用笔交谈，偶不如他意，就会掷笔于地，让我们不知所措。

随着时日增加，他卧病在床，有更多的时间学佛，他也听佛经、阅佛书，对人以及人与人间的架构有了更新的领会。常说：「拖累了我们」、「在感恩中过日子」、「认识了当下的自己」、「忏悔」、「承担业报」。

在他卧病的这段日子，我们有亲朋好友们的关怀，家人的认同，以及整体的凝聚力，大家以病房为活动的重心。「爸爸是我们的大树」，头脑清楚的他，带领着全家，度过最难过的第一年。

在陈宏说话已含糊不清，语言沟通有了障碍之后。有一天我问他：「你可记得注音符号？」陈宏说：「记得。」于是我顺手拿了张纸，写上 37 个字母，试着拼音，竟然完全正确。

我从护理站要了一片瓦楞纸，用红色签字笔，分出上下两部份，把声母和韵母分别写下，中间以横线相隔，完成了注音板的第一代。后再经改良以电脑打字，透明塑胶片制作，那就更理想了。

《陈宏文存》8 本书之校对、《眨眼之间》、《生命之爱》两本书，就是那样如蜗牛爬般缓缓完成的。目前渐冻人协会已将其普遍推展，做为病友与家人的沟通桥梁，这是让我们当初意想不到的。

在这个病房里，经常有些让我们回味的温馨事情。去年的父亲节正好是星期天，

病房又出现了三代同堂的场面。四个孙辈各显才华，用他们最熟悉的乐器，吹奏出好听的乐曲，还每人写张卡片，读给爷爷听，充满童趣。

孩子们甚至把早年耳提面命的话，想出十条命名「庭训」，当众宣读，让时光倒转。

人间处处有温情

去年 10 月 23 日，陈宏因治疗膀胱结石，下午进手术室。《人间福报》医药版主编知悉后，告知总编辑妙开法师。当天上午，妙开法师亲自率其工作伙伴 5 位法师至病房叙旧谈心，相见甚欢，场面温馨感人。

法师们围绕着病床为陈宏颂「药师咒」、「佛光祈愿文—探病篇」等，祈求平安，梵音和谐动听有如天籁，在旁边站立双手合十的我，也追随着法师们低声吟唱，热泪不自尽地流下。

记得我应邀至台北市看守所女子部读书会介绍『渐冻人剑，介绍陈宏，以及他的书，并说明写作的过程，同时放映了介绍陈宏的 DVD。在场的学员共有 150 位左右，主办单局还并安排我们互动，前后共 2 小时。

学员们对陈宏热爱生命努力不懈的精神极为钦佩，有人抱着我流泪，向大家忏悔，听了陈老师的故事，她们的挫折又算什么；有人相约出来后要来看陈老师，大多数的人要为我们祝福，场面感人。

从教职退休已近 6 年，让我接触不一样的人事物，因着陈宏的病，使我们家人们之间的心更靠近，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互谅，更感恩一路上陪伴我们的朋友们。

感谢一路陪我们走过的好长官、好姐妹、好同事们，也要谢谢渐冻人协会，不断地给予我们渐冻人相关的资讯，不时的以电话关怀，让我知道现在要怎么做，未来要如何准备，和一群和我们一样的朋友并肩作战。

如今我也参加了协会的志工行列，愿意把一路走过的辛酸经验告诉病友们。而最重要的是有了宗教的信仰，相信佛菩萨，更相信因果、因缘。

《普门》与陈宏的访谈录

问：请问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？

答：如果说生老病死是一个轮回，在我感觉中，似乎没经过老就病倒了。如今抓到了生命的一个尾巴尖，但愿还有些活着的样子。活着，就要成长。

问：能否请您给面对人生困境的年轻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？

答：相信因果，这正是学忍辱、学不嗔、不恚的好时机，试着用心来转境。

问：请问您一生中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

答：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

问：如果能再一次拥有健全的身体；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

答：为人间佛教，尽绵薄之力。

问：可否请您和我们分享您此刻的心境和学佛的心得？

答：生活在感恩中，体悟到缘起性空，妙不可言。

《普门》第 62 期 2005 年 3 月